

马中才◎著

huangle Qingmei

黄了

青梅



霄，你看到小青姐姐，就如看到我在你的
我知道她会帮我完成我不能给你的爱。
我现在终于相信你在《梅子小札》里说，
爱像风，要吹得安静才美丽。

2004~2005“**萌芽**”网络人气指数最高作者

马中才：第七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黄了青梅》最值得期待的整部长篇首度出版

萌芽
书系

萌芽
书系

汕头大学出版社



马中才◎著

黄了青梅



萌芽
书系

汕头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了青梅/马中才著. —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5.5
(凤凰网络小说)

ISBN 7-81036-839-7

I. 黄… II. 马…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37852号

汕头大学出版社常年法律顾问: 广东金领律师事务所

黄了青梅

作 者: 马中才

责任编辑: 胡开祥

封面设计: 耀午书装

责任技编: 姚健燕

出版发行: 汕头大学出版社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邮 编: 515063

电 话: 0754-2903126 0754-2904596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00千字

版 次: 2005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0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20000册

定 价: 16.80元

ISBN 7-81036-839-7/I · 151

发行/广州发行中心 通讯邮购地址/广州市天河北路177号祥龙阁2202室
邮编/510620

电话/020-85250103 传真/020-85250480

马新发行所/城邦(马新)出版集团

电话/603-9056 3833 传真/603-9056 2833

E-mail: citeckm@pd.jaring.my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总序

赵长天

萌芽杂志创刊 48 年了，培养青年作家始终是这本杂志的宗旨之一。二十年前，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外延形象》就是作为“萌芽丛书”之一种，由萌芽编辑部编辑、重庆出版社出版的。那是在哈华同志当主编的时候。后来曹阳继任主编，依然曹随萧规，继续编辑“萌芽丛书”。出书，是青年作者继发表单篇作品之后在创作上的又一个新台阶，对青年作者的成长至关重要。但是后来，由于社会发生了变化，出版业进一步市场化，编辑出版“萌芽丛书”也就被迫中断了。

近年来，萌芽杂志终于走出低谷，重新恢复了在大中学生中的权威地位，成为一个知名的文学品牌。新作者只要在《萌芽》连续发表作品，或者获得“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立刻崭露头角，受到年轻读者的欢

迎，也会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为了让一些确有才华的年轻人更集中更全面地展示他们的文学成果，也为了让年轻的读者们读到更好的他们喜欢的书，我们决定恢复过去的传统，为年轻作者编辑出书。

前两年我们已经陆续编辑出版了十几本书。从今年开始，我们加大了书籍编辑的力量，并将除了《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选》之外的书籍一并纳入《萌芽书系》。《萌芽书系》将大体包括三种类型的图书。一是优秀作品的合集，包括《萌芽》精选本；二是作者个人作品集；三是长篇小说和长篇纪实。我们的编辑方针是好中选优，兼容并蓄，鼓励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品。我们会精心做好选题和编辑工作并选择优秀出版社作为合作伙伴。我们会珍惜自己的品牌。希望青年朋友们喜欢《萌芽书系》，也欢迎你们提出宝贵意见。

2004 年 12 月

自序

我发现好多人总喜欢问我，你的故事是真实的吗？我说，小说只是小说，仅此而已。

其实在编故事方面我做得不是很好，我不擅长编故事。我想我的小说应该归于情感小说这一类。当然，我的小说都是我所熟悉的事熟悉的人以及熟悉的情感，也颇具现实性，因此难免让人觉得真有那么回事。记得在《萌芽》发表那篇《丫头晚安》之后也有好些人发信息问我是不是真有那么一丫头呀？

我还真想有那么一丫头，我说。

关于这个小说，我塑造了两个女性形象，当然，你也可以认为只是一个人的两个方面。小说述说了高三到大学那个阶段朦胧而略微伤感的青春故事。虽然那时候的日子贫瘠而苍白，但是我们总是有那么多希望和明

天可以期盼。那个时候的我们，总是不知不觉在希望和绝望之中徘徊，意味着我们有极其复杂的内心世界。而我喜欢一丝不挂地陈列出这些内心的写照，所以我采用第一人称来写这个故事，读过《微微疼过》的人应该熟悉我的这种写法。虽然小说中的梅子或小青并不是我们身边随处可见的女子，她们生长的环境不同，性格也大相径庭，对于爱情也有着不同的态度和表达方式。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梅子或小青的许多部分会是我们身边很多女孩子的写照。比方说“高三的日子就这样子在我大段大段地不停写题目和偶尔看菊花划稿子的间隙里过去了。简单而干净。”比方说“太多的无能为力一刀刀削去了我的锐气，也在锤炼着我的坚韧。平淡的日子像弥漫开来的璀璨的花朵，朵朵是我眉眼之间的忧愁。”至于霄，不置可否，些许是关于我自己的东西。对于故事情节，自然会有些许是自己生活的影子，当然也不至于让自己跑到其中不能自拔；对于整个小说来说，我还是费了不少心思的。

其实这个小说我起稿得很早，高三就有这个想法了。我高中的语文老师笔名叫王旭之，他对我的文学之路有很深的影响，那时他常在《广西文学》《三月三》《右江日报》发表文章。我们学校的文学社也是他创办的，那时候我的作文还行吧，他就经常在课堂上拿我的

文章做范文读，后来他就提拔我当文学社社长。还要感谢我高三那个所谓的女朋友，她是我最初想写成文字的女孩，很多新鲜的想法就源于那时，只是那时时间宝贵得要死，整天要解理科题，所以大一才开始动笔，用圆珠笔在信笺上不断地写一些片段。很多也是没有故事情节的，零零星星的一些文字。我自小在湖南长大，所以对广西一些地方的语言比较敏感。很多我没有听说过的语言变成文字的时候觉得很好玩，一读下去就觉得这个人丰满的样子就摆在你的面前了。所以这个小说在语言风格上有点区别于其他的小说。初稿完成于大二。那时候还是纯粹的用笔和纸写作，写了三本半的信笺。上面印着“广西大学”的那种红色格子信笺。

时值大四，这个小说也修改了好些遍了，相对初稿来说简直是风云突变，只是语言上还有些影子。后来这个小说就开始在我的朋友当中传阅，鼓励的话也听了不少，说得最多的是这个故事是不是真的啊？还有就是问我为什么可以把女孩子的心思刻画得那么细腻？当然，我是否真的刻画得成功还要等待大多数读者的评价。还有朋友告诉我，每本书都会有褒有贬，如果要出书的话得作好心理准备。

书也就摆在了大家的面前。

我就这样长大了。

当然，我是不拒绝长大的。我不会这样煽情地说我只是个孩子。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倘若永远是个孩子的话，那并不是什么光荣之事来着。

女孩就另当别论。

我的大学四年就这样过去了，眼泪和欢笑卷来散去，爱恨在泥泞中一圈一圈地翻走，感慨还是有挺多的，但现在已不是那么多愁善感，成长终于还是坚定地站在了我的面前。

1 总序

——赵长天

3 自序

1 正文

197 后记

目录 contents

一、霄

我叫霄。在湖南的一个乡村长大。十岁以后去了广西。

童年最生动的画面是家乡冬天的雪。很纯很纯的花絮。棉花糖一样大朵大朵地在空中漫天飘飞。

记忆中我家的大门向东。前面一片水田和鱼塘。再前面是一条河流。河上一座石板桥。

再前面又是水田鱼塘公路白杨树和人家。

河的上游，有几座古老青黑得有些光腻的小木屋。木屋里住着年纪很老很老的老人。他们有着花白的胡子和慈祥的脸。木屋边上有一棵很大很大的梅树。

梅树的枝丫很茂盛。可以爬上去玩，也可以在枝节上绑一根秋千，吊到河面上。听着河水哗哗的声音，荡来荡去。

每年雪花飘飞的时候，梅花就开了。香气弥漫在整

段河岸和木屋的空间。我常常爬到梅树上，看着雪花和梅花瓣一起飘落在清凌凌的河里。

雪花迅速融化，梅花瓣随着清澈的河水悠然地飘荡着消失在下游。

当时无论我以怎样爱屋及乌的好意来看它都是这么平凡纯朴，难以恭维有任何诗情画意。故乡的人在平凡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休。重复着祖祖辈辈干了几百年的活。

可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镜头反而历历在目来着。尤其是到广西以后，坦率地说，非常怀念。

记忆这东西总有些不可思议，身临其境的时候未曾意识到它有什么撩人心怀之处，许多年以后就宛如有一团薄雾状的东西若有若无地残留在心坎不走了。

我有个表妹叫小青。小时候她总是双手安静地插着口袋看天空。均巧单薄的身子，有种让人惊艳的清秀。

小学我们一起学画。背着画板手插在大口袋里。踩着厚厚的积雪，咯吱咯吱。哼着两只老虎的童谣。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后来爸爸在广西承包了一个农场我就离开了小青。

我背着画板和小青在漫天飞舞的雪地里追逐嬉闹的唯美镜头在中国广西这座南方的小城里再也看不到了。

我十九岁那年在广西×县一所高中参加高考，是当年理科班唯一上重点线的学生。可我志愿填得太高，结果被调到了第三批。

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反正都是大学，估计上哪一所都是大同小异来着，就像我读过的几所高中，不就是上课下课吃饭上厕所什么的嘛，在哪里不是一样？

较之我的态度，爸爸却咽不下这口气了。他对我和别人都用这样笃定地口吻说，补习补习，给我考个名牌的。我总觉得他这样子有点狐假虎威的味道。

但这谁也怪不得，谁叫爸爸只读到小学毕业呢？我的身上寄托着他多年的梦想吧。

也罢也罢，卷土重来好了。我倒无所谓多读几年书。毕竟学校的图书馆可比家里那几本破书丰富多了。再说读各种各样优美的小说和散文也并非什么令人不快之事。

我继续担任校文学社社长。

和我一起复读的还有一瘦削的高个子男生。他叫昊。来自浙江。

他是个数理化奇才。解题的方法往往比老师的简单好几倍。可他很懒，一般来说计算题都不算完，列个式

子丢在那里然后看天花板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昊和我走在一起的时候总爱这样子在女孩子面前推销我们。他先拍拍我的胸口，再拍拍他自己的胸口，胸有成竹地对女孩子说，我们俩那叫又帅又高，他帅我高。

有时候我会因此而“享受”女孩子忍俊不禁朝我脸上喷出的口水。他因为比一般女孩子高出一个头而免受其“水”。

为此我愤愤不平。每当他说到“又帅又高”的时候女孩子已经看不到我的人影了。我脚底抹把油开溜了，挺烦的。

其实，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大可不必在其身边。因为他真的是女孩子眼中的那种又帅又高的男生。我则是不帅不高的那一种。

当然我也不会因此而自卑。反而更加自信来着。因为这样一来就少了很多女生的打扰有更多的时间看书写作充实自己。

秋季。校园里落叶飞扬。

开学的第一天是大扫除。我和昊每人提一桶水，从一楼散漫散漫地踩上三楼。正好一个长脚女生从上面走下来。穿着几根细细的带子缠绕的白色凉鞋。形状娇好

的脚踝。一粒一粒的脚趾贝壳一般的晶莹。

提水的动作都那么悠闲呵。她对着我们说。

我盯着她的脚，视线轻浮往上移。觉得她着实是一个很翘的女子。

下巴、鼻子和胸部都是高高翘起的。

还有细长的脖子，清瘦的脸颊。双眼皮很明显。明亮的眼睛和长长弯弯的眉毛形成一种自然的眼影，像深蓝色的湖水没有底，深邃而清澈。有种电影中俄罗斯姑娘的味道。

整个眸子宛如独立的生命体那样悄然地转动不已，令人怦然心动。

我们认识吗？我在想。

她好像和熟人说话的语气，并且她的样子看起来好像很熟悉。我纳闷了，觉得有点不妥，想不起她是谁。也许她是在和昊说话吧。我想。

于是我没有回答她的话，只是一个劲地盯着她的眼睛看。同时等着昊按照惯例说出那句所谓的“又高又帅”而后再以琼斯的速度躲到昊的身后。

可是这次昊居然什么也没说。那个女的也只盯着我看啊看的。好像在等我的回应。

我小气得连一个微笑都没有给她。

她羞怯地眨动一下长睫毛。不自然地微微颤抖了一

下。深深地吸了口气。耳朵和脸蛋倏地泛起一层红润，像做错事的孩子咚咚地跑下楼去。

然后兀自留下一个像在某个狭长的空间悄然呆过的纤细体形的痕迹。

搞好教室卫生之后就是那种无聊得连看杂志都受噪声影响的全校性开学典礼。

同学们此起彼伏地打了几个哈欠之后就自觉地坐回教室摆出早准备好的书本。稿纸笔筒和橡皮擦都各就其位。课桌上满得连多放一只笔都不行。

我也学着他们的样子把去年用过的旧书在课桌上堆得老高老高。这样有利于看课外书和睡觉。我并不是什么好学生来着。

可是就一会儿，在我环顾四周的时候发现所有的同学都在努力学习。整个教室都埋头苦干黑压压的一片。破釜沉舟似的。搞得人心惶惶。

高三毕竟是高三。我不禁感慨万分。但是感慨归感慨，我还是改不了吃屎的样子，开始把视线定格在我左上角前两排的一个西瓜头上。

我在使劲地想她刚才为什么会说我提水的动作都那么悠闲呵。提水的动作都有悠闲与否之分吗？

她埋着头，刷刷刷地写着什么。

突然，她又放下笔，把垂在右边脸颊的发丝往耳朵后面一挂，随意整理一下挡住眼睛的凌乱的额发。一道弧线恰到好处地划出了她优美的蛋型脸。

翘鼻子翘下巴。柔和的脸像细嫩的扇贝一样晶莹。白皙而小巧的耳朵没有耳环，没有耳洞。圆圆的耳垂如小蘑菇从发间露出，简洁得像一个弯得有些夸张的问号。

头发很细，微微的有些发黄。脑后的发丝带有睡觉挤压的痕迹。可见她时间的匆忙。

怪不得她说我提水的动作都那么悠闲。原来。我想。

不知何故，她整个人让我觉得较之漂亮倒不如说像一只极易破碎的玻璃瓶子，或者说极易受伤的弱小动物也没什么不妥。总之是那种看上去就会觉得心为之怦然一跳的感觉。

昊突然用力捅了我一下，班主任来了，别那么死心眼看。

我连忙翻开一本书。

班主任走进教室例行公事地进行了一些基本训话就开始发上学期期末考试获奖同学的荣誉证书。

当我看见那个很翘并且有俄罗斯姑娘眼神的女孩走上领奖台的时候才知道她叫梅子。